



热线 86901890



战争阴霾下的人性之光

读《简短的婚姻故事》

郦瑶瑶/文

《简短的婚姻故事》由斯里兰卡作家阿努克·阿鲁德普拉加桑创作，讲述了斯里兰卡内战爆发，大量泰米尔人逃亡到东北部海岸，其中孤身一人的青年男子迪内希在对营地周遭环境渐感茫然之际经索马桑达拉姆先生说亲，与其女儿甘加结婚。这是一个漫天战火与哀号中，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互相接纳，抚慰彼此痛苦的婚姻故事。

作者以主人公迪内希的视角切入，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运用精准的长句描写战争中民众所蒙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在近乎冷静与理性的笔触中勾勒出斯里兰卡内战的悲惨景象，令人震撼。主人公迪内希是一个十分感性、内心充满爱的人物，在最糟糕的处境下仍不断地感知与回忆，架起残酷现实与过往回忆的桥梁，并在此之上尝试寻找生命的启迪与希望。

小说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将人们对战争的畏惧与无奈通过描摹他们面对炮击时的状态细致而透彻地表露出来。终日被炮火驱赶着的民众绝望又机械地向东北地区的营地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轰炸时脸上毫无表情甚至露出非人且扭曲变态的微笑，在生与死之间显得悲哀而麻木。但躲藏在掩体内的女人们总会在轰炸中丧生的人们报以最大的哀悼。炮击结束后，她们会从掩体中跑出来，尖叫着，哭着，想方设法把受伤的人拉到安全地点，即使那个人已经死了也会这样。当所有的生命和意义之源都已经被摧毁了，她们依然勇敢地拒绝放弃希望。

对于事关他人苦难的审美与伦理间的重要关系，小说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出了重要的哲思与反观，具有很强的现实观照性。主人公迪内希因新婚初夜性功能衰退而哭



泣，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母亲的离世后，这是最后一件使他哭起来的事。他回想起童年时遭受了一次母亲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后的哭泣。这两种哭泣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因为哭泣使自己承认受到了某种伤害并使自己从中得到满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再忽视别人所承受的苦痛，不再承认自己所受苦痛的唯一性，也就很少为自己而哭了。当迪内希因响声去不远处的一片丛林中探知一只受伤的乌鸦时，乌鸦不再痛苦地叫唤，迪内希的心境也变得平静。在相互的陪伴中，不幸的二者都获得了彼此苦痛的慰藉。

小说结尾，迪内希在海岸边静静地抱着在炮击中去世的甘加。一场持续不到24小时的短暂婚姻就此完结，但它给予迪内希的影响却远远不限于此。伴着沉重的天空与无声

的海水，一种奇怪的失重的静止感将迪内希笼罩。他的胸膛里仍旧容纳着不多不少的空气并不停地振荡着。生命就此传达着它的本质。小说将男主人公迪内希置于一个近乎绝望的境地——战争，又给予其一段短暂婚姻的刺激，从而最大程度上激发了迪内希细腻敏感的特质：他极度珍视人类最普通的日常行为，享受着生理排泄与井边的沐浴；他在与新婚妻子甘加和受伤的乌鸦的相处中，体悟世间万物的苦痛灾难的共通性与生命流逝的必然。

《简短的婚姻故事》以残酷的斯里兰卡内战贯穿全文，通过对战争惨象和人性的深刻描摹探讨了一些人生中关于苦难的问题。小说在最后以随着空气继续的进入和离开，他的胸膛一直独立于他而继续振荡，起起伏伏，接受和放弃，那

里仍能够容纳少量的空气。结束。在这一句对迪内希呼吸的描写中，似乎所有的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但是读到这里的读者都会明白，纵然迪内希之后在营地内的境遇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或许他也会像甘加一样死于猛虎组织的炮火，或者受伤，又或者他能继续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但他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一段不到24小时的婚姻故事，窥视并理解人性的冰山一角后，将继续选择尽力地生存。也许他会首先掩埋妻子甘加的尸体，也许他会带着甘加回到他们的住处，又或许他会再去探知甘加的那只袋子。但不变的是生命消逝与时光流转，属于迪内希和战地人们的生活终将继续。

或许在被阴暗的战争裹挟时，淹没在炮火与轰炸中的人们，仍可以绽放一丝人性的光亮。

二十四节气中的美食与生活

读《小食里的光阴：二十四节气之美》

徐舒薇/文

《小食里的光阴：二十四节气之美》的封面是一个胖嘟嘟的短发小女孩双手托着脸颊，眼神里流露出对世界、对生活的憧憬，粉嫩的底色衬托出她的天真烂漫、娇柔可爱。在她的身后，一串绿油油的粽子夹杂着艾叶诱人的香气从头上飘过，甜蜜的回忆、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愿景随着粽叶的清香，缓缓飘散在岁月的余温里。

《小食》通过描写二十四节气里江南水乡不同的自然风光、乡土习俗和美食及其制作方法，勾画了江南的土壤和水源的孕育下，人们朴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作者朱应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生

活家。她将自己对待生活与美的态度，融入对江南二十四节气里的不同美食中去，走访各个古镇，探寻古人留下来的制作美食的方法，用文字、照片和绘画的形式使穿越千年的食物在书页墨香间一点点钻进读者的舌尖和肠胃，记录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有对生活、对自然的一份耐心与专注。

在《清明：春天里的一个大日子》一节中，作者先介绍了清明、清明节、寒食节、上巳节的由来和习俗，再介绍江南的清明时节特有的美食——春团。春团于江南，一如江南于春天，三分绕指柔情，七分隽永韧性，就是江南文化。在作者眼中，江南的春团仿佛有着春风般的气息，为忙碌无暇的日子送

来清凉的问候。用最正宗的食材、最传统的古法还原食物最初的味道是作者始终坚持的事，每一只春团都需要以一颗对食物的敬畏之心来慢慢做：大多数春团都是用艾草叶包裹，殊不知，前一年储存的南瓜叶才是青团最初的衣裳；面粉不能用现成的，要用整个腊月晒过的面粉来揉才有最糯的口感；红豆不能用市场上买来的大红豆，需用自家种的小红豆，这样味道才会更地道，营养也会更好。正是因为春团取材时间过长、制作工序繁琐，所以对当下都市饮食男女来说，这样一只夹杂着时间沉淀的味道和春天气息的小团子可以算是奢侈的工艺品。一枚枚有着粗糙朴实口感的绿胖子，在唇齿间慢慢咀嚼，不禁

让人回想起儿时美好的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清明的字画和春团的照片，无一不是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为读者呈现出朴素而美好的日常生活和人与自然间微妙而生动的关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一个节气都有其独特的景物和习俗，都饱含着人们独特的情感和心灵的脉动。寒来暑往，岁月更迭，二十四节气中的不同美食、美景、美物总能在喧嚣的时代为我们送来一份久违的宁静与惬意，让我们远离浮躁的现实，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回归到大自然赠予我们的一方心灵的栖息地。

消防安全人人谨记

温岭市融媒体中心 宣
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 宣

欣赏“难懂”的诗

读《李金发诗全编》

林颐/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的象征主义诗人是李金发（1900—1976）。1919年，李金发赴法留学，专攻雕塑，期间受法国象征派诗风熏陶，奉波德莱尔、魏尔伦等为名誉老师，勤耕诗坛，短短三四年诗艺迅速，回国之后，成为把法国象征派诗风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25年出版诗集《微雨》，这是中国象征派诗歌诞生的标志。

这样一位诗人，理应得到重视。现实的情况是，李金发遭遇了很多的攻讦，20世纪20至40年代，褒贬不一，20世纪50至70年代，被判定为颓废、反动，弃置角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诗界才再次注意李金发。迄今，相关研究仍然滞后，所以，这部厚重的《李金发诗全编》完成了一项文学大工程。

对于李金发的评价，有时代的原因，而究其根本，主要因为李金发的诗歌太难懂了。

新诗发生之初，20世纪早期的一股潮流，是白话诗。1915年，胡适主张“作诗如作文”，倡导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以《尝试集》作为一场开放的文学实验。白话新诗由于五四运动先行者的奋斗获得了成功。但是，白话诗歌浅显、内涵贫乏、语言缺乏弹力与余味的弊病，日渐暴露。象征派诗歌是对白话诗歌的反抗，为了矫正水分太多的早期新诗，象征派的语言凝练而紧张，自觉选取各种意象入诗，象征派诗歌之所以难懂，不只是阅读时感觉到的语言拗口，更多是观念上的差异。

胡适强调“做文学必须叫人懂”，认为“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抽象越不好”是文学美感的一条极重要的规律。这种态度有悖于文学的审美期待。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诗人，在诗学意义上所关心的是，象征图式和象征视野的消解在语言层面上所产生的意义资源的匮乏与枯竭。被五四运动“祛魅”了的社会文化已经脱离了语境，怎样找回诗歌与丢失象征的世界之间的关联呢？李金发诗歌强烈的个人修辞学，增强了经验的非统一性困扰，读者很难自洽面对那种内化的语境，读懂诗人强烈的主体意志的表达。

张新颖解读新诗，谈及李金发诗歌理解上的困难，他说在于现代经验、感受对表达和对理解这两方面都有要求。从诗人这一方面来说，他要通过语言去捕捉正在经验着的、正在生成中的感受，诚非易事；而对于一般并非如诗人一样正经验着、生成着同样感受的读者来说，诗人的现代感受本身即包含着与理解对的属性，何况它还经过了并不准确的语言转换。

一种痛苦而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弃妇》）何谓“半死的月下，载饮载歌，心灵的呼喊：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写诗人的灵的兴发：他的视听常观察遍万物之喜怒，为自己之欢娱与失望之长叹，/执其如椽之笔，/写阴灵之小照，和星斗之运行。/何处是他的温爱与期望？（《诗人》）诗无达诂，唯以心通。

中国新诗百年来的历程，口语化的诗与晦涩的诗，依然并驾齐驱。口语未必就不好，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热烈质朴，因为直接而动人。近日，我读到一首当代作家的诗，名为《我妈养金鱼》：第一次喂多了/金鱼胀死了/第二次，水换勤了/又死了/第三回，不敢换水/水里长了沙虫/金鱼使劲吃/又胀死了。单薄直露，极其无聊。不是什么样的分行句子，都可称为诗。诗，仍是需要难度的。

欣赏“难懂”的诗。不是造作、扭曲、拼贴、流于形式化的呓语。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向生活要求转换、转化，成为一个可塑性的文本，诗学服从于这样的转化。对于生死、爱恋、欲望等主题的特异处理，不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惊讶，而是生命能量无法掌控的激烈迸发，因此，在语言、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难免沉溺自我，与外人隔膜，如皮附于骨肉般，必然的、不可侵犯的，抗拒我们的亲近而又吸引我们的独特的气质。等待很多年，才能慢慢读懂。

